



春秋集傳卷十九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二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

宿友如陳

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內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之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注并出長轂一乘為四匹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

丘甲 作三年  
休末 丘甲  
丘甲 大鹵

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

戊

春秋左傳卷之九

二

章

驛馬匹

非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

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

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

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

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

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

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

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

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定，敗績于茅戎。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

將逐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取，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

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微戎要其無備也。徐吾氏，茅戎之別種。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

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

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

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

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

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

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我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待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壬申二年

春齊侯

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

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盧蒲氏就魁名門攻門也膊磔也音釋膊音博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

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項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

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良夫即孫桓子石稷即石成子天子之樂官懸四  
面繁馬腹帶纓  
鞅也在膺前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  
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  
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  
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  
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  
相接故書法如此

雲救  
于却  
四柯  
新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

大夫無能為役請入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藥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

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

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

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

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  
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  
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  
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禁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葵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  
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

成

春秋左傳卷之九

五

成

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擇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曰：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高季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靚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後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命也。乎？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勒而撫之，以役之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  
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  
國，實我亦得地，而紓其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  
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  
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  
師，逆公。孫桓子即良夫，臧宣叔即臧孫許，卻獻子即  
卻克，士燮即范文子，詰平旦也。禽之既獲，其人因乘其  
車，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賈賣也。言已勇  
有餘，欲賣之，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雖傷而擊鼓  
不息。張侯即解張，緩即鄭丘，緩子豈識之言。子病故不  
知已推車也。并轡并六轡於左手，枹擊鼓槌也。華不注  
山，名三周二匝也。子輿韓厥，父將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越墜也。綦毋張，晉大夫，從左右，欲從韓厥左右，以左右  
皆死，故射之，使立於後右斃者。尚在車中，故厥俯而定  
其右。齊侯恐獲故與丑父易位，輻掛車也。先是丑父寢  
卧車中，擊蛇為蛇傷其手，隱而不言。至是車絙木手病  
不能推車，故為晉師所及，繫馬疆也。執之，示臣僕禮。攝

官承乏謂攝齊官而承其乏人欲與齊君同車歸晉帥  
退謂齊師敗有退志故齊侯常輕出以率厲退者遂逆  
入狄卒狄卒從晉討齊者狄衛畏齊之強不敢害故皆  
共免護之辟女子使避君也辟司徒主壘壁者石窳邑  
名賓媚人即國佐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音釋靡音  
磨笄音基逢音龐抱音浮綦音其輻音棧絙音卦辟女  
子音避辟司徒  
音壁窳音溜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  
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  
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  
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  
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  
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



伐南及丘 于卯  
新道 占安 作筆 金  
于白

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  
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  
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  
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  
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  
之為憤兵之太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巴西及國佐盟于袁婁左傳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公羊傳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  
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  
間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  
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

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廟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  
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  
廟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不可請戰揖而去之卻克眇  
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  
與之盟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曾  
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  
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  
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  
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鞏去國五百  
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  
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  
子齊有以取之也○踊上也允無高下有縣絕加躡板  
曰楛間當道門半閉半開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間  
眇目動搖以使人也縣猶彌也音釋楛音浮眇音赤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  
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

成 春秋左傳卷之九

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

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伏羲。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四

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蠶炭燒蛤為炭。以禦濕。阿杜也。翰檜棺。筋也。

庚寅。衛侯速卒。

左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公羊傳。鞏之賂也。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

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侵小如滅項取根牟之類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共鄭師襄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

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絰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大戶大閱民戶口已責止其征求逮鰥施及鰥民執斲梓匠也執鍼女工也絰機縷也公衡成公子音釋針鍼音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

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慤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共秦人桓宋人共陳人成衛人定鄭人襄齊人頃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

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

于華 新城

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不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三十九年盟于翟泉，從夷狄，僖十九年盟于齊。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癸酉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于邲 伐鄭

東鄙東鄙之人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成

春秋左傳卷十九

五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緜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

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緜音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

五國休甲  
蔡季母

華元甲  
弟元甲

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末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 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

春如晉至 夏公如晉至

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 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成

春秋左傳卷十九

十四

仁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虜在良反咎音羔左傳討赤狄之餘焉虜咎如潰上

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

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

也其位在二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

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

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

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

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

也

鄭襄伐許禮記郊祭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

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

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

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

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

也



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甲四年

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左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

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

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

止

○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悼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苦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

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

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乙亥五年

民昧昧來歸出次

戊

春秋集傳卷九

七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餽野饋也

音釋 音運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傳驛車也辟重使重載之車避已也捷徑路邪出也言待我重車回避遲不如傳車由徑路為速殺牲盛饌曰舉乘縵車無文者伯宗以其言告晉君從之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

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

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

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

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

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  
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  
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  
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  
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  
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憐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  
事應具存其可忽諸憐音慘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左傳定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

伯悼曹伯宣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傳許靈公慙鄭伯于楚六月鄭悼

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即公子圍龜以欲攻華氏被誅

按左氏許靈公慙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  
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  
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  
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  
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丙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成

春秋集傳卷十九

八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

武由已非由人也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

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

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

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

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

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

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

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善

取鄆

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

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

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

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

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

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

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

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

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

事見左傳

宣公十年朝吳出奔因無極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五年王章殺身

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

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

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

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審相鄭人伊雜之戎陸渾蠻氏

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

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

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

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不保不設守

也備也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

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

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

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

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

焚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

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

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

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

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

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我也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

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

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

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

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

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武子釋書義謂

從衆非衆人是彼此謀皆善視善多者從

之則善之所在即衆之所在而為主也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

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

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

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

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

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

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

晉命 亦故  
亦故 休那 襄九

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夫孔書錄者未嘗不善之也而外皆之

丁丑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鼯音

出山谷而聚喬木也與齊武長响泗又因其安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

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天下賊去食而又食

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

弗戒矣理或然也

斛音

吳

壽夢伐邾邾音談左傳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

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恤也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

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

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

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

成

春秋集傳卷九

三

明

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左傳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諸侯則

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

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

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

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

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景齊侯項宋公共

衛侯。定曹伯宣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馬陵。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音釋汜音凡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

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

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

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



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壽夢

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

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宣公十四年楚子圍宋申呂所以邑言申呂賴此田以成邑否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不能禦晉鄭矣夏姬即陳靈公所通者楚入陳楚子與子反皆欲取之巫臣諫止之王以與襄老邲之戰楚敗晉獲知瑩瑩父知莊子即荀首射殺襄老及王子以其尸歸其後荀林父新將佐中軍荀首其季弟也而善於鄭皇成夏姬鄭女也巫臣乘此隙故召夏姬使來晉迎襄老與王子之尸晉人乃歸其尸以求知瑩于楚巫臣因出聘于齊及鄭遂取夏姬以行而奔于晉因郤至為晉邢大夫至是遂說晉通吳車十五乘為偏百人為一卒二十五人為兩總取兩中一百人適吳舍止也安置於吳偏乘每兩中一人

冬大雩

戊

春秋左傳卷九

二十三

信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

春秋集傳卷十九

成公下

春秋集傳卷二十

戊寅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義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猶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

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使沈。獲。沈。子。揖。初。從。知。

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侵蔡。報伐鄭也。楚師之還。謂十年遇于繞角時。知范韓皆不欲戰。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景殺其大夫趙盾

左傳晉趙盾為趙嬰之亡。故諡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

亂。欒卻為微。六月。晉討趙盾。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

成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二

信

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初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同趙括惡之。而放之齊。嬰趙盾弟。同括皆嬰之兄。趙莊姬趙盾子。趙莊子朔之妻。晉成公之女。武趙朔之子。從母畜養公宮。不歸趙宗。故分其田與祁奚。原屏同括。邑也。韓厥之言。是後來事。傳附于此。以終其說。成季即趙衰。宣孟即趙盾。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簡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

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七年吳伐邾邾成

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

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

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

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媵者何諸侯有二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

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

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

後戒也

已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

書于策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歸八年叔姬卒何也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

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

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

俗

禮

禮

禮

禮

禮

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景齊侯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莒

子杞伯同盟于蒲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齊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整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其德

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

且蒲 郭俊

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  
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

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

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

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

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

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

國爭媵信其無忌妬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

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

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

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成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先此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

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

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

方休尸 屈休尸  
巨韓獲 抵尸休

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使  
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  
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  
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  
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  
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  
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  
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傳晉侯使申公巫

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  
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  
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勇夫重閉况國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  
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  
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  
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  
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眾潰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  
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

成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二

之



國之本所謂政也。昔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

桓

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

取說陽書故一言說陽書  
秦任休

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據殺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代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歸。紆，晉使也。緩遣使于晉也。

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郟。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

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庚辰十年

春衛侯定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寧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

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剽音標，殖音直，行音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子如即子班。○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孺卒。孺音儒。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壤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冬十月不詳

十有二年不詳

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

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

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

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

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

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

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定于瑣澤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

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蓄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

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有渝此盟明神靈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鄭伯如

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初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

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蓋歸之使合晉

楚之成乃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

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使糴莠如楚報之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莠成而使

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既成卻至如

秋晉人厲敗狄于交剛左傳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癸未十有三年

春晉侯厲使卻錡來乞師錡音奇左傳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

不亡何焉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

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

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

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

取汶陽 奇乞師

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

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

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

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

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

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成伐秦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

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正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牘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  
 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  
 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  
 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  
 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  
 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  
 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  
 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  
 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  
 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違志于我慘褻即世康  
 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  
 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  
 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  
 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  
 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  
 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  
 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  
 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  
 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  
 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  
 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  
 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  
 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  
 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

成

春秋集傳卷二十

三

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迺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欲賜欲得周賜承寧承君意寧諸侯也音釋脈音賢

南季申 錫命 受秦命 楚 姜書休甫

朝王所 晉侯休甫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

五國停南 吳救 城下 河陽 如京休

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欣時即子臧成公即負芻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

春秋集傳卷二十

三

其邑。請請留子臧致邑。以私邑還國不食其祿也。

甲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

既歸晉侯使卻擊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苦成叔即卻擊甯惠子即甯殖。

秋叔孫僑如如齊迎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傳入

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封。

今許平以所疆之田以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

而道理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

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

春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定臧卒。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

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



盡寘諸戚而其善晉大夫。○甯惠子即甯殖，故妣定公妾，衍即獻公，始於未亡人言定公行無禮，始於已也。○鮒，衍母弟，音專。○秦伯卒。

乙酉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孫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孫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櫜聞君薨。

遂如春 卯父如晉 加聖

家遣墀，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以為兄後，與子同。故以仲遂為祖，取其字為氏。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又出奔齊。

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

齊。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此可謂亂昭

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

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

國佐、靈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厲執曹伯，歸于京師。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

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

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

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

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

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

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隊遂侵衛及首止鄭

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

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

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

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

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

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華元督孫華喜督魯孫魚石魚府皆目夷子魚孫蕩澤蕩意諸子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

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

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

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

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

宋楚平 鎖澤

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重也書之

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

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

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

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

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况於人而忍

伐其本乎太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鮪音秋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

大夫為會之始

左傳始通吳也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  
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  
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  
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  
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  
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  
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  
著明矣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丙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  
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  
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  
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

從楚子盟于武城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違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盈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謂諸侯皆叛晉乃可逞生於憂患也唯鄭叛則晉有憂也夫果不難入難死於安樂也音釋厲音掩

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鄆陵楚子鄭師

敗績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流不逆求無不具谷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

向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

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

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

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文子

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

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

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問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

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爭重使太宰伯州犂侍

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

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  
 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  
 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  
 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  
 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且國蹇王傷不  
 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  
 晉厲公樂鉞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  
 成公唐苟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  
 晉侯鉞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  
 癸巳潘廔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扎焉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王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

蘇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  
 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  
 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  
 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  
 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  
 師乃止囚楚公子蔣欒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  
 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  
 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  
 君乏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搞從者使某攝飲子重  
 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  
 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成

春秋集傳卷二十一

三

見公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干壞墮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宣伯即僑如得臣子穆姜成公母公子偃公子鉏皆成公庶弟音釋壞音懷墮音灰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君弑輦弑隱公慶父弑閔公皆書薨不地易地桓公易許

曰書曰假滅國成公滅鄭襄公滅邾昭公滅鄆皆書取出奔昭公及文姜奔齊哀姜奔邾皆稱孫與疆國大夫盟及齊高侯盟防晉處父盟皆稱及叛凡此類盟失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沒公而書會

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

聖孝四 孝弟 孝子 孝孫 孝友 孝悌 孝廉 孝節 孝行 孝義 孝德 孝道 孝風 孝俗 孝治 孝教 孝化 孝治 孝教 孝化

成

春秋集傳卷二十一

三

儒



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歟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厲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

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聲伯叔盼子豹僑如弟為食師逆謂聲伯與豹相期為食於鄭郊待豹迎晉師至方同食豹之使者先至聲伯食豹之

使者而後食失軍將與軍士相失也

曹伯成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

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

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嬰齊如晉 曹伯 子臧

九月晉人厲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左傳宣伯使告

季孟猶晉之有樂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欒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亡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郤欒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欒盟于扈左傳十二月

郤欒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子叔嬰齊即聲伯召豹于齊是後來事傳備言之先聲伯使豹逆師于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避其難先奔齊而使介者復命聲伯

乙酉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

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

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侯

待于壞墮以待勝者郤欒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傳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

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

子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

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仲尼曰鮑莊子之

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

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

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

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聲孟子齊靈公母

蒙衣慶克亦服婦人衣闕宮中巷謂之壺街門謂之閔

高鮑高無咎鮑牽索客以君將至閉門索奸細也葵向

日能庇其根言牽邦無道不能危行言孫後國佐殺慶

克音釋闕音宏六十時時矣定子曰季孫亦魯味二鼓矣妻不來

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

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

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厲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靈邾

人伐鄭左傳冬諸侯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

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唐

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音釋洹音桓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音

晉厲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

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

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黓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旬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童胥克子楷械也一轅械之一轅也鄆陵之戰樂書

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茂所獲楚公子孫周即悼公受敵使鄢陵楚子問郤至以弓先殺以田獵所得鳥獸先殺也季子温季即郤至駒伯即郤錡苦人言曰成叔即郤犇逃威避君威也位坐處也

楚人共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橐師襲舒庸滅之並至舒庸以出其師

戊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厲殺其大夫胥童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

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福也

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

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蒙荀會樂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肸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辭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七人

夷率五之屬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

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  
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  
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  
於匡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  
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  
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  
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濶畧如此  
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  
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靈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

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  
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  
氏禮也○國勝國弱皆國佐子  
王秋佐黨慶封慶佐皆慶克子

公如晉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傳夏六月鄭伯侵

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  
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  
楚人納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  
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問吾釁亦  
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逆姦而  
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  
為晉必恤之○西鉏吾宋大夫與吾同惡謂同惡叛臣  
然大國無厭若令我如邊鄙則我猶以為憾耳若收用  
吾所惡之人以為政則可患也若披其地謂分與彭城  
塞夷庚吳晉往來之  
要路反於宋有益矣

成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  
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  
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  
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  
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悼使士匄來聘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

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共鄭人成侵宋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悼使士魴來乞師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

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邾子齊崔

杼同盟于虛打打音丁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

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卷二十

國子生新安後學汪秋卿校刊

晉刻

又焚人

春秋集傳卷二十一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三十一歲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

襄曰

巳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

為質於晉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

春王正月 口彭城

楚人休尸言其休矣 韓厥休尸韓厥休尸 大倫

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郟。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

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郟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音釋：洧音委。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

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郟。此皆放於義而行

秦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

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悼使荀瑩來聘。剽音標，左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

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

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

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

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

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庚寅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伐宋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輪卒○非異人任言非

為他人任受此患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

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官謂共役事楚之官命如職命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鄭之會孟獻子聞崔子欲叛晉以告荀罃孟獻子即茂知

武子○巳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襄

春秋集傳卷三

三

常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洛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云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楚共殺其大夫公子申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

殺之

辛卯三年

春楚公王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強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

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

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簡選練也組漆成組衣被練練袍也音釋組音祖

公如晉左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悼盟于長樗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

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

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邴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

吳子不至○不易言多難也音釋邴音而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

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

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

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

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

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

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

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

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

春秋各作部

推降如會及盟

笑救 春人休刑 誰降

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成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

和組父告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

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壬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

之皇考也禮記祭法曾祖為皇考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

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

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夫子兼帝王之

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夫子兼帝王之

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夫子兼帝王之

取新 批仲凡

蔡季端 鄧俊

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諛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  
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誅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音釋誅音直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左傳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我小君定妣  
冬公如晉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哀圍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癸巳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僖使公子發來聘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發子產父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

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左傳○楚共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

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肩高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鄭伯僖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

吳且命戎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

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

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

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

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

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

獻鄭伯僖曹伯成齊世子光救陳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

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

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



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容卒

左傳春祀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子蕩即樂轡以弓加其項若械然幾日言不我從言亦出奔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傳鄆恃賂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

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

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

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

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

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

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

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  
亡郕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持謀也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

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  
月乙未王秋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  
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秋奔莒莒人殺  
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  
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鄭子國來聘  
魯襄公五年也托城東陽因圍萊堙土山也堞城上女  
牆築土山高迫女牆王秋齊國佐之黨成十八年  
奔萊浮柔萊共公名陳無宇即桓子陳文字子

乙未七年

春邾子來朝

左傳始  
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後知有上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左傳  
小邾

穆公來朝亦

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  
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

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

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

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

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

季子河 春三月 宿如晉 城費 城祀 會考

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  
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  
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

獻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

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俊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俊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悼

宋公

侯

哀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

僖

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鄆音第鄆音繼左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

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

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子曰不使

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

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

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吳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

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

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成

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

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傲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

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

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

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

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

切著明矣

申八年外諸公會于澠俱具書數遂為中國之害也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左傳庚寅鄭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

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子國子產父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人靈宋人平衛人獻邾人

于邢丘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眾辭也朝聘之節儉而

有禮眾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

晉休未

襄 春秋集傳卷三 唐

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漢音

公至自晉○昔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左傳

且鄭師朝之雩

夏襄公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紿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關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累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馬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  
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  
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黃河千年一清待之難也兆  
卜兆也言以兆詢于多人則各執一說相競而羅列無  
所適從矣邁往也言發言多皆莫肯任其責正猶不行  
不往坐謀所適則謀雖  
審而何得于道路哉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  
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  
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因強楚之  
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  
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  
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變無故怒

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  
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  
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  
變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  
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  
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  
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  
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形  
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  
命君子以為知禮○標有梅言梅極盛則落當以  
時事晉臭氣滋味皆草木所生蓋相隨而無時也

酉九年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緹金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傲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壙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以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司里里宰緹汲索生及器討治也庀具也官各具其司守不代攝也武守武備之守府守官府之守知天道何故何故知天道也火正掌火之官心為大火東方龍星屬豫州宋地味為鶉火南方柳星屬周地食謂封火正於此地以掌火季春令民出火季秋令民納火堯封高辛

氏子闕伯於豫州商丘為火正相土契之孫亦封於商見大火出乃災是以能知音釋揭音局緹音梗正音否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成公母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樂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菁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  
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  
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  
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  
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  
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  
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  
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

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  
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刑亦無貪民所以幣更  
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荀營即知武子荀偃即中行獻子  
居疾師有疾者居于虎牢門子燹之適子將  
代父當門者音釋鄭音云墊音店臨音厄

鄭之見伐於楚子駢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

為失也而子駢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

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

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

自補  
公至自許

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共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

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要盟無質，言要劫一時之言，非後日質證之事，不蠲言神不以要盟為繫而臨之。

之

戊戌十年

春公會晉侯

悼宋公

平衛侯

獻曹伯

成莒子

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音釋柤音查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耶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鬪以徇於軍

三日諸侯之師以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實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十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向戌宋賢大夫以宋事晉故欲封為附庸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縣俱作懸縣門城門中懸木為門有機括者發發而下之以止行人鄒人叔梁紇

孔子父以手扶起懸門以出攻門者狄虎彌魯人立大車輪覆甲於外以為盾櫓左手執此右拔戟以成百人一隊偃陽人自城上女墻中懸布以示外勇者董父登此以上城至堞則斷布董父隊又懸布以示之隊而蘇醒又上者三帶其所斷之布以狗桑林殷天子樂名舞師樂師旌夏大旗也題識也以大旗表其行列見見于卜兆也音釋虎音思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傳六月楚子囊鄭

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左傳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公會晉侯悼

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

師于  
牛首

冬盜簡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左傳初子駢與尉

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駢抑尉止曰爾車

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駢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

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

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

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

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劫鄭伯以

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

盜為門者它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駢司齊

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

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

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

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

音釋  
音鄆  
音鄆

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尉

止將禦牛首之師子駢以私憾黜滅其車及尉止獲俘

囚又抑之以車多非禮不使獻所獲公子之徒子駢向

所殺子狐之輩駢即子駢發即子國輒即子耳子西子

駢子尸先臨尸也子產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者以位

序群卿諸司各守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自與朝政

門子卿適子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駢與尉

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

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

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

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

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

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巴亥與楚師夾穎而軍子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穎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成行言既欲決行猶將退言均之皆退不如服楚以退諸侯克不可命言畏楚之強敵鄭之弱雖勝鄭亦不可致詞命於侯

合休已焉

中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

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

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

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

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

公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

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

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

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

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已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

盡為臣不然不舎。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有三軍後三家分其一為私乘公止二軍今季氏欲專國乃三分

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以足成二軍役人丁也邑賦稅也季氏所掌一軍凡役邑人邑者公家免其征不

入已者令公家倍征之孟氏分其父子兄弟為四分父兄盡歸公已但取其或子或弟之一分叔孫亦分為四

分盡取其子弟以父兄二分歸公舎謂毀私車不如是則三家不舎其故而作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

能復周公之字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

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

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

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

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

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

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

子解 受陳 叔徐 入極 叔徐

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郕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盟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寄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疾急也言晉不以爭鄭為急疆場之司守疆場更惡於宋侵犯宋舍之即子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

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又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

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罔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壬氏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陪其國家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與辰救鄭因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將告于諸侯公使滅孫統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厘師蠲師觸

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罇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其罇磬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愆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肆列也周禮凡懸鍾磬半為堵全為肆謂一面十六枚二肆三十二也罇鍾也二八十六人初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賤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緩戎師徒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  
也公說使魏絳盟  
諸戎音釋縛音傳

次陸于沛 青魚 合申

召後 城下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  
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  
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盼告于諸侯而鄭自  
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昭四年會申 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  
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  
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  
越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  
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

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十三年冬鄭良霄太宰石奭猶  
在楚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  
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  
乎楚人歸之先王卜征伐先五年卜之必五歲皆吉  
則行若一歲不吉則不敢行而改卜位不偏則大臣睦  
怨疾楚則事晉固牽引謂致其上  
下不和以牽引之音釋奭音縛

冬秦人景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

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  
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